

寒來暑往 醉心蘭芷芬芳

中醫李甯漢懸壺半生 心繫杏林新秀

中醫是我國重要的文化遺產，但在港英政府統治期間，香港中醫藥長期被忽視，幸而有一批充滿熱忱而抱有濟世之心的中醫，藉回歸時機，為香港中醫藥業謀得更好的前景，令中醫藥在香港綿延發展，以一張張藥方守護香港人的平安喜樂。香港中國醫學研究所所長李甯漢就是其中一員，他早年畢業於香港菁華中醫學院，半生投身杏林，直至如今，他仍懷着「世猶多病愧稱醫」的情懷，自行研製吳茱萸膏，更得到香港中成藥製造商羅偉強和中國國家培訓網中醫特色調理導師林久鈺支持，製作了3萬盒，已送贈給社會各界，以支持全民抗疫。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攝影：焯鈴

儘管已是耄耋之年，李甯漢仍堅持帶領徒弟行山認藥，時常是一襲舊衫，戴頂草帽，便穿行在密林，撥開草叢細細搜尋藥的蹤跡。他笑言自己已88歲「理論上可以唔做嘢」，但是多年形成的習慣，以及對於中醫行業發展的牽掛，讓他仍日復一日前行不止。

耗時25年編中草藥典籍

上世紀六十年代，內地對草藥及針灸的運用有了新的發展，引起香港中醫界的興趣。李甯漢時任菁華中醫學院教授，他與同事聯同一群草藥愛好者在假期一起行山認藥，這項活動很快吸引越來越多草藥愛好者，於是他們從1973年開辦草藥班，着手培育本港中草藥人才。久而久之，草藥班同學希望可以將學習的心得成果與市民分享，以向普羅大眾推廣中草藥知識，一呼百應之下，他們便在香港大會堂舉辦了「香港草藥展覽」。李甯漢回憶：「展覽3天，轟動一時，有兩萬七千人參觀，很多觀眾提議說應將這些資料出書。當時一班同事都很後生，就想趁着我們還有精力，做一本書出來。」

沒想到這本「書」編了整整25年，即是一共八輯的《香港中草藥》。這套書收錄了香港中草藥共800種，配有彩色插圖，內文中英對照，在香港大為暢銷。為將更多時間精力用於編著，李甯漢婉拒了父親希望他繼承自己博愛醫院中醫主任職位的提議。名利雙收並非他的追求，李甯漢情願與同事無論風霜雨雪都前往郊外，尋找和拍攝各種植物作書中配圖。後來又得兩位西醫協助，將該書內文譯作英文，得以推向國際。時至今日，李甯漢都對當時的齊心合作難以忘懷：「我們草藥班嘍嗶人，刻苦耐勞，聰明勤奮。不僅是我們，老師也是一樣。」

倡放寬中醫可轉介化驗

儘管畢生從事中醫行業，李甯漢也曾修讀過西醫基礎課程，他認為中醫與西醫最大的差別在於，西醫中每一件事都很具體、

實際，而中醫更多靠估測。但近年來隨時代發展，不少中醫也開始採用現代手段，以化驗報告結果輔助診斷，但是卻面臨着一重很大的困難——根據專業守則，香港醫務化驗師、放射技師不可以接受除註冊醫師、註冊牙醫及註冊獸醫之外人員轉介的化驗項目，也就是說，接受中醫轉介的化驗屬於違規。李甯漢認為這項規定已經過時，自十年前起，他就發文倡議政府修改這一條例，令中醫推介化驗成為可能。「如中醫可以化驗，就有了診斷的根據，還可以讓診斷從『宏觀』變『微觀』，以提高辯症的準確度。」

其實這不是他第一次為中醫藥界發聲，早在香港回歸前基本法訂立時，原本已寫入草案的「促進中西醫藥的發展」字句不知何故又被刪去，他與業界同仁為爭取回歸後中醫藥行業發展前景的光明，組成請願團赴廣州請願，最終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又將該段字句重新加回。回歸之後，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又制定香港中醫註冊標準，成功解決中醫統一標準事宜，掃清了中醫藥發展的障礙，也為此後杏林人才的培養創造了有利條件。

關心杏林新秀出路

回歸之後，在基本法指引下，香港中醫藥行業的發展天地變得越發開闊，不僅中醫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認，幾所大學亦建立起全日制中醫課程，培育正規中醫人才。但李甯漢仍覺發展過程中有許多配套不完善之處，導致大批學生畢業後難以在社會上謀得專業相關的職位。「很多年前就知，有些人讀完書做不到中醫，到廠家更多。我時常想，究竟香港有幾多中醫可以生存？」李甯漢早年就發表文章，倡議關注中醫學科畢業生的出路，以及建立香港中醫院。可喜的是，本港首間中醫院已選址將軍澳並在籌建中，預計將於2024年投入服務，而中醫藥也正在逐步納入醫療體系，想必在未來可以為更多杏林新秀提供更廣闊的發展前景。



李甯漢研製出「如茱萸膏~防疫黃金膏」用於防疫。



李甯漢對中草藥研究甚有心得。受訪者供圖。



發現香港獨有植物列入世界紀錄

香港屬於東南亞熱帶植物區，因此《香港中草藥大全》所記載的近八百多種中草藥，很多與菲律賓、印尼、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印度等國家的草藥品種相同，可以供其他國家參考。但在香港，也存在着一些其他地區沒有，甚至在世界範圍內都沒有記載的植物。1992年，李甯漢和劉啟文、胡秀英博士就在新界青山發現了一種蛇菰群落，經多年反覆實證考察，確認這種植物從未被描述過，因此將之作為一種新種。

這種蛇菰常生於綠蔭底下，11月下旬至12月開花時從泥土中冒出，花柄直立，呈橙紅色。因為只在開花時才比較容易見到，所以多年來一直未能為人發現。這種植物的特別之處在於，它常寄生於其他植物的根部，直接從被寄生的植物中吸取養分，不會自己進行光合作用。經過十多年的文獻考究和比較各地植物標本，2003年由本港植物學權威胡秀英博士在哈佛大學發表論文，將植物命名為「香港蛇菰」(Balanophora hongkongensis)，締造了一項世界紀錄。因為確認這一新種，李甯漢非常開心，更賦詩一首：「闊別八年故地遊，青山依舊蛇菰留。雌雄花艷林中長，世界新名鑑定求。」而胡秀英博士也賦詩一首作為應和：「胸前懸鏡後背囊，青山幽谷尋寶來。林下落葉藏蛇菰，聚精會神賞世外。」詩詞唱和，流露出醫師學者深深的人文情懷。

「香港蛇菰」狀似指頭，屬寄生草本植物。網上圖片



木蝴蝶樹



中藥赤蝴蝶有潤肝舒肝、治咳功效



手持迷你相機拍攝植物。

採訪手記：

香港中醫藥的忠誠捍衛者李甯漢 能醫也自醫

「寒來暑往，中醫李甯漢懸壺半生，醉心蘭芷芬芳，心繫杏林新秀」的確是中醫師李甯漢教授的人生寫照。因為李甯漢教授研製吳茱萸膏，獲一班熱心人士支持，共同製作成「如茱萸黃金膏」送贈社會各界支持抗疫。透過中醫特色調理導師林久鈺口中得知有位香港中醫藥的忠誠捍衛者李甯漢教授88歲仍會帶學生一齊上山找草藥，決定跟隨他們走一趟，順道了解下香港將發展

中醫院，中醫界的看法。早上8點爬起床，搭巴士到西貢頭新村附近。抵達後已見到幾十位草藥班同學和醫師李甯漢夫婦在村口集合準備出發，他們會分成幾組，每組有位導師帶領，有些是在大學研究香港中草藥的教授，有些是草藥班的大師兄，他們都是中草藥知識豐富的人。草藥班的學生則是成年人為主，有大學醫學院學生，也有業餘愛好者，背景大不同，但都是對草藥植物很有興趣。

「跟師傅上山採藥」好像在武俠片常聽的對白，事實上他們是上山認識草藥，或者採集一些教學標本。88歲的李甯漢與84歲太太拿着落雨傘當行山杖，慢慢步行上山，大部分時間夫婦仍然自己步行為主，偶然徒弟林久鈺扶下防他跌倒。李甯漢說：

「今年88了，理論上唔可以行山，是因為有44年行山訓練成的功力，年輕時也是上山採藥，香港的山他幾乎行遍了。」他為了編寫《香港中草藥》特別去學習攝影，至今他仍隨身攜帶小型相機拍攝草藥。他形容喜歡中草藥的人是不怕吃苦的，自己更是癡迷，他1965年開始行醫分了不少時間用來編制中草藥書，滿足感很大。

自言不是全力診症，所以賺唔到大錢，住不上豪宅，最豪一次都是同太太買2萬元星空聯盟的機票，花了5個月環遊了15個國家。人生最有成就感是在1992年李甯漢和劉啟文博士、胡秀英博士就在新界青山發現了一種蛇菰群落，為了證明蛇菰是香港獨有的植物，和劉啟文一齊自行花錢跑到內地多處大山考證，跑到英國考證，結果成功確認為世界新種，是一生最自豪！而最近探索，研製吳茱萸膏防新冠肺炎也很有意義。最佩服鍾南山

的判斷力，1979年上廣州訪問，當時對方接待我們留英回來，覺得他已經很叻，是人才。

跟李教授行完半天，在談話中他透露自己一年前發現身體的乙狀結腸息肉上驗出有癌細胞，徒弟比他還緊張，帶他睇西醫，醫生不建議做手術，先觀察，他就用中藥食療，食石斛、雲芝、百花蛇舌草、半支蓮，目前情況良好；等待醫生叫做手術才做。生活照常，依舊講課、作詩（他喜歡文學，讀了5年中國古典文學）。他希望多活幾年可以為香港中醫藥發展多做點事。他最牽掛是辦了33年的中草藥班，因學生純樸、聰明，想將經驗傳授給他們。李教授說起話來笑咪咪，十分輕鬆，真正的高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焯鈴



李甯漢夫婦年過80仍可以行山。

心憂疫下蒼生 研製吳茱萸膏驅病菌

常言道「醫者仁心」，儘管年事已高，在整個香港陷於疫情膠着不前的當下，懸壺半生的李甯漢也無法心安理得地置身事外。「見到大家人心惶惶，坐困愁城，我一直思考中醫藥可以如何為防疫作一點貢獻。」於是，他聯想起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中的詩句「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翻讀醫書查證，推測茱萸中的吳茱萸品種，其果實應具有辟邪防疫的效用。他便以吳茱萸為材料，研製出了「如茱萸膏~防疫黃金膏」用於參與防疫。他的學生林久鈺連同香港中成藥製造商羅偉強及一些有心人全力支持，合力製作成一盒一盒防疫黃金膏，主要是送給老人院，需要在前線工作的人士。目前已經送出3萬盒。

「做這個藥膏，只送不賣，其實完全是一種探索心態。」他認為藥膏的防疫效果是可觀的，但如同所有中醫藥方一樣，並無確實證據，因此也不強求得到所有人信賴。談起向社會各界送贈藥膏以助力全民抗疫之事，他自言只當是在做公益，為時下社會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當然，新冠肺炎防疫工作還是要多方面配合，佩戴口罩、隔離、清潔，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社會衛生問題。」